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陶鳴呵

藝文類聚卷九十二

唐　歐陽詢　撰

鳥部下

烏　鵲　雀　鷰　鳩　鴟　百舌　倉庚　鷓鴣　鸐　斲木　鴛鴦　鵁鶄　鸂鶒　白鷺　鸊鷉　鷗　鵰　精衛　翡翠　服鳥

烏

爾雅曰鵅烏醜其飛也翔又曰鸒山烏又曰燕白脰烏

春秋運斗樞曰瑶星散為烏

廣志曰烏有白頸烏

毛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又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左傳曰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春秋元命苞曰火流為烏烏孝烏何知孝烏陽精陽天

之意烏在日中從天以昭孝也

太公六韜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餘胥

燕丹傳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馬為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

謝承後漢書曰廣漢儒叔林為東郡太守烏巢於廳事屋梁兔産於牀下

王隠晉書曰虞溥為鄱陽内史勸勵學業雖威不猛寛裕簡素白烏集郡庭止棗樹就執不動

抱朴子曰熒惑火精生朱烏

古今注曰所謂赤烏者朱烏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烏之精降而生三足烏何以三足陽數奇也是以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参鋤瓜三足萃其冠

徐整三五歷曰天地之初有三白烏主生衆烏

述征記曰長安靈臺有相風銅烏

豫章舊志曰太守李儀臨郡二年白烏見南昌

蜀李雄書曰武皇帝雄泰成三年白烏赤足來翔帝以問范賢賢曰烏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懐惠而來果關中流民請降

師覺授孝子傳曰吳叔和性至孝母沒負土成墳有赤烏巢門甘露降戶

王韶孝子傳曰李陶交阯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群烏銜塊助成墳

異苑曰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後有群烏銜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為顏至孝故慈烏來萃銜鼓之興欲令聾者遠聞即於鼓處立縣而名為烏傷王莽改為烏孝以彰其行迹云

南越記曰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賊今雅烏化為之

詩梁元帝晩棲烏詩曰日暮連翩翼俱向上林棲風多前烏駛雲暗後羣迷路遠聲難徹飛斜行未齊應從故鄉返幾過入蘭閨借問倡樓妾何如蕩子啼

梁劉孝威烏生八九子篇曰城上烏一年生九雛氄毛不自暖張翼强相呼羽成翮備各西東丁年賦命有窮通不見高飛帝輦側遠託日輪中尚逢王吉箭猶嬰唐羿弓豈如變采救燕質入夢祚昭公流聲表師退集幕示營空靈臺已鑄像流蘇時候風

梁朱超城上烏詩曰朝飛集帝城猶帶夜啼聲近日毛雖暖聞弦心尚驚

隋虞世基晚飛烏詩曰何日晚飛低飛飛未得栖當為歸林遠恒長侵夜啼

賦梁何遜窮烏賦曰嗟窮烏之小鳥意局促而馴擾聲遇物而知哀翮排空而不矯望絶侶於霞夕聽翔羣於月曉既滅志於雲霄遂甘心於園沼

晉成公綏烏賦序曰有孝烏集余之廬乃喟然而歎曰

余無仁惠之德祥禽曷為而至哉夫烏之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烏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尋其所集望富者瞻其爰止愛屋者及其增歎兹盖古人所以為稱若乃三足德靈國有道則見國無道則隱斯乃鳳鳥之德何以加焉鵩惡鳥而賈生懼之烏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歌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

鶻

爾雅曰鶻鵃醜其飛也翪

說文曰鵲知太歲之所在

廣雅曰鳱鵲鵲

禮記曰季冬之月鵲始巢

毛詩曰鵲巢夫人之德也

莊子曰鵲上高城危而巢於高枝之巔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又曰莊周遊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翼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

荀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烏鵲之巢可俯而窺
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所起又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鹽鐵論曰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
詩魏太祖武帝歌詩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魏曹植魏德論謳曰鶡之彊彊詩人取喻今存聖世呈質見素飢食苕華渴飲清露異于疇匹衆鳥是慕

雀

春秋運斗樞曰瑶光星散爲雀

禮記曰季秋雀入大水化爲蛤

晏子曰齊景公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再拜賀曰吾君有聖人之道矣道長幼也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人乎

莊子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或曰以天下爲之籠則雀

無所逃是故殷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吕氏春秋曰燕雀處一屋之下子母相哺呴呴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火上棟宇將焚燕雀顔色不變不知禍將及也為人君免燕雀之智者寡矣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争也不知夫王孫公子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頸晝棲乎茂樹夕調酸鹹矣

史記曰趙武靈王號主父廢長子章而傳國於公子何主父遊沙邱公子章作亂與何戰敗章走趨主父主父開受之何遂圍主父主父飢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邱

韓詩外傳曰夫鳳皇之初起也遥遥千里藩籬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少陽一屈一信輾轉雲間藩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太玄經曰明珠彈雀費不當也

孔叢子曰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以五采王大悅申叔告子從子從曰非先王之法且又不令申叔曰何謂不令曰夫爵者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民非所得制爵也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爵何悅乎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曰仙家次藥有昆丘神雀

陳留耆舊傳曰圉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史有罪繫詔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

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為河内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如其言

張顯折言曰萬雀不及一鳳皇衆星不如一月明

沙洲記曰寒嶺去太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黄鼬無尾

異苑曰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為封

爵之祥
南越志曰增城縣多白雀大如鳩素質凝映
羅含傳曰含在家時有一白雀集堂宇此德行幽感所
致
說苑曰吴王欲伐荆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丸操彈
於後園露霑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霑衣如此對曰
園有榆上有蟬蟬髙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螳
蜋止知捕蟬而不知黄雀在其後臣執彈丸欲取黄雀

不覺露霑衣

袁山松後漢書曰陳弇學尚書躬自耕種常有黄雀飛來隨弇翺翔

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嘗見一黄雀為鴟梟所搏墜於樹下又為螻蟻所困寶愍之取置巾箱中養之唯食黄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朝去暮還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室數日乃去爾夕三更寶讀書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為鴟梟所搏蒙君拯濟今當

使南海不得復往極以悲傷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絜白位登三公於此遂絶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為三公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病欲得黄雀炙祥自念卒難致須臾忽有數十黄雀飛入其幕

風土記曰六月東南長風海魚化為黄雀

廣志曰安息大雀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如甕

東觀漢記曰永元十三年安息王獻條支大雀

詩晉傅玄詩曰鵲巢丘城側雀乳空井中居不附龍鳳

常畏蛇與蟲依賢義不恐近暴自當窮

宋鮑昭空城雀詩曰雀乳四鷇空城之阿朝拾野粟夕

飲清河高飛畏鴟鳶下飛畏網羅誠不及青雀遠食玉

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賦命有厚薄長歎欲如

何

梁沈趍詠雀詩曰肌薄少滋腴色淺非丹翠不懼越王

羞寧懐秦后珥傍簷葺寒草循場啄餘穗且欣大厦成

馬湏鴻鵠志

賦後漢曹大家大雀賦曰大家同産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曰嘉大雀之所集生崑崙之靈邱同小名而大異乃鳳皇之匹疇懐有德而歸義故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止息樂和氣而優游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雍自東西與南北咸思服而來同

燕

爾雅曰燕燕乙也

春秋運斗樞曰瑶光星散為燕

說文曰燕布翅枝尾作巢避戊巳

廣雅曰玄鳥燕也

禮記曰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

毛詩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下上其音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左傳曰郯子云少皥時玄鳥氏司分者也又曰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有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也

史記曰秦之先顓頊之苗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大業又曰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壖為宮上徵榮榮詣中尉府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漢書曰王莽開哀帝母丁姬冢有燕數千銜土投其窟中

淮南子曰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列仙傳曰簡狄帝嚳次妃有娀之女也姊妹浴於玄邱之水有玄鳥銜卵而墜五色甚好相與競取簡狄得而吞之生禼

玄中記曰千歲之燕戶北向

九章筭術曰五雀六燕飛集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

易處則雀重而燕輕

茅君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如欲飛狀光明洞徹食一株拜為太清仙君正一郎中

晉中興書曰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為主與千餘家俱避難於魯國嶧山山有重險百姓飢饉野無生草時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湘中記曰零陵有石燕形似燕得雷風則飛頡頏如真

燕

宣城記曰侍中紀昌睦初生有白燕一雙出屋既表素質宦途亦通

段龜龍凉州記曰呂光大安三年白燕遊酒泉郡黑燕列從

詩古詩曰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又曰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

魏明帝短歌行曰翩翩春燕端集余堂陰匿陽顯節運

自常厥貌淑美玄衣素裳歸仁服德雌雄頡頏執志精專絜行馴良銜土繕巢有式宫房不規自圓無矩而方

宋鮑昭詠雙燕詩曰雙燕戲雲崖羽翮始差池出入南閨裏經過北堂陲意欲巢君幕層楹不可窺沉吟芳歲晚徘徊韶景移悲歌辭舊愛銜淚覔所知

梁簡文帝雙燕詩曰雙燕有雌雄照日羽差池銜花落北户逐蝶上南枝桂棟本曾宿虹梁早自窺願得長如此無令雙燕離又詠新燕詩曰新禽應節歸俱向吹樓

飛入簾驚釧響來窻礙舞衣
梁吳筠詠燕曰一燕海上來一燕高堂息一朝相逢遇
依然舊相識問余來何遲山川幾紆直荅言海路長風
駛飛無力
梁庾肩吾詠簷燕曰雙燕集蘭閨雙飛高復低向户疑
新筍登巢識故泥依櫩本相賀近幕顧同栖又和晉安
王詠燕曰可憐幕上燕差池弄羽衣夜夜同巢宿朝朝
相背飛銜泥賭樂善相賀奉英徽秋蟬行寂寞戀此未

辭歸

陳蕭詮詠街泥雙燕詩曰街泥金屋外表瑞玉筐中學飛疑漢妾巢幕憚吳宮爪截還猶短窠成新尚空詎並零陵石飛舞逐春風

陳江揔詠燕燕于飛應詔詩曰二月春暉暉雙燕理毛衣街花弄𦆵䉀拂葉隱芳菲或在堂間戲多從幕上飛若作仙人履應往日南歸

隋虞世基賦得戲燕俱宿詩曰大厦初搆與雲齊歸燕

雙入正街泥欲繞歌梁自舞閣偶為仙履往蘭閨千里爭飛會雙並聊向吳宮比翼棲

賦晉傅咸燕賦曰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歲故復來者其將逝翦爪識之其後果至焉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秋背陰以龍潛春晞陽而鳳舉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處惡焚巢之凶醜患林野之多阻諒禽獸之難羣非斯人而誰與惟里人之為美託君子之堂寓逮來春而復旋意眷眷而懷舊一

委身乃無餘豈改適而更赴

晉盧諶燕賦曰爰集崇宇依于其榮布窠巢之列列孕子鷇之嚶嚶銓先後而均哺邁尸鳩之能爭於是族類偕長雄雌俱逝頡頏水湄下上雲際嘲哳間關倏忽瀏瀲來如隼擊去若鳧趾斗建午而子指日在戊而後憩

晉夏侯湛玄鳥賦曰覩羽族之羣類美玄鳥之翔集順陰陽以出處隨寒暑而遊蟄擢翽翽之麗容揮連翩之玄翼挺參差之羞尾發緇素之鮮色及至大火西景商

風吹衣遂匿形於深穴斂六翮而不飛含静泊以充肌喻至和之精粹澹恬心以去欲故保生而不匱虞衆物之為害獨棄林而憑人不驚畏以自疏永歸馴而附親有受祥而皇祇故遺卵而生熊惟帝皇之嘉美置高禖以表神類鸞皇之知德象君子之安仁爾乃銜泥構巢營居傅楠積一喙而不已終累泥而成屋拾柔草以自藉採懦毛以為蓐吐清慧之泠音永吟鳴而自足

贊晉郭璞燕贊曰燕燕于飛瑞娀以卵玄王爰發聖敬

曰遠商人是頌詠之弦管

頌晉傅統妻辛女燕頌曰翩翩玄鳥載飛載揚頡頏庭宇遂集我堂銜泥啄草造作室房避彼湫隘處此高涼孕育五子靡夭靡傷羽翼既就縱心翱翔顧影逸豫其樂難忘

鳩

禮記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

方言曰鳩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郎睪其

大者謂之鴝鳩

列子曰邯鄲之人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

說苑曰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子改鳴則可不能改鳴東徙猶惡子之聲也

續漢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所以

愛民也

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敗於京索遁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老者

按少皥五鳩鳩者聚聚民也周禮羅氏獻鳩養老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

琴操曰舜耕於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以感思乃作歌

會稽典録曰皮延字叔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遂以喪終又曰鄭弘遷臨淮太守郡人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户側弘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墳歷年乃成居喪踰制感物通靈白鳩栖息廬側見人輙去見琦而留

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

牀張氏祝曰鳩來為我禍也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鉤是後子孫過盛有為必偶貲財萬倍蜀客賈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以與蜀客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為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賫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又曰沛國戴文諶居陽城山有神降焉其妻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遂化作一五色鳥白鳩

數十隻後有雲霞之遂不見

詩魏王粲詩曰鷙鳥化為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會託身鸞鳳閒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迫俛仰不得言

賦晉傅咸班鳩賦曰集茂樹之蔭蔚登弱枝以容與體郁郁以敷文音邕邕而有序情欽樂而是悅遂籠之於前寓爾乃飲以神泉食之稻粱朝翹椒塗夕宿蘭房時連翩於庭阿見飛燕之頡頏慨感物而哀鳴聲楚切以

懷傷仰華林而矯翼紛憎逝而高翔

謳魏陳王曹植魏德論謳曰斑斑者鳩爰素其質昔翔

殷邦今為魏出朱目丹趾靈姿詭類載飛載鳴彰我皇

懿

論魏曹植令禽惡鳥論曰昔荆之梟將徙巢於吳鳩遇

之曰子將安之梟曰將巢於吳鳩曰何去荆而巢吳乎

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能革子之聲則免無為去

荆而巢吳也如不能革子之聲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

為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

序晉阮籍鳩賦序曰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為狗所殺故作賦

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鴟

爾雅曰鳶鳥醜其飛也翔

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莊子内篇曰鴟鴉嗜鼠蛆甘蝣

鹽鐵論曰泰山之鴟啄腐鼠於窮澤非有害人也今有司盜主財而食之焉得若泰山之鴟乎

列仙傳曰季仲甫夜卧牀上或為鴟鳥後至沓縣巨山上候北風當飛度南海山上有羅鷹者羅得鴟視之仲甫也後留更三年自云往崑崙山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交趾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鳥鳶跕跕墮水中

博物志曰漢舊事綦國送鳶卵給太官

詩魏劉楨射鳶詩曰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橫怒起意氣陵神仙發機如驚焱三發兩鳶連流血灑墻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反舌

禮記曰仲夏之月反舌無聲

左傳曰郯子云少皡祝鳩氏司徒也

易緯通卦曰百舌者反舌鳥也能反覆其口隨百鳥之音

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

春秋保乾曰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

詩梁沈約侍宴詠反舌詩曰假客不足觀遺音猶可薦幸蒙喬樹恩得以聞高殿

梁劉孝綽詠百舌詩曰山人惜春暮旭旦坐花林復值懷春鳥枝間弄好音遷喬聲迥出赴谷響幽深乍聽長而短時聞絶復尋孤鳴若無對百囀似羣吟昔聞屢懽昔今聽忽悲今聽聞非殊異遅暮獨傷心

梁徐悱妻劉氏聽百舌詩曰庭樹且新晴臨鏡出雕楹風吹桃李氣過傳春鳥聲淨寫山陽笛全作洛濱笙注意歡留聽誤令粧不成

陳聘使韋鼎在長安聽百舌詩曰萬里風煙異一鳥忽相驚那能對遠客還作故鄉聲

賦梁沈約反舌賦曰俗玄造之大德播含靈於無小有反舌之微禽亦班名於庶鳥乏嘉容之可翫因繁聲以自表其聲也鶩詭嘩嗒縈紆雜亂駢浮迴合𩀱危瑣散

或發曲無漸或收音去半既含意於將曉亦流妍於始旦雜沓逶迤噭跳參差攢嬌動葉促囀縈枝分宮析徵萬矩千規因風起哢曳響生奇對芳辰於此月屬今余之遵暮倦城守之諠疲愛田郊之閒素眷春物而懷之聞好音於庭樹

梁蕭子暉反舌賦曰彼陶嘉之盛月氣依遲於池沼眷霏霏之花落愛翹翹之令鳥無榮辱之可因弄樞機而自表爾其聲也嘹唳冐結欝抑縈咽繁音瑣碎衆響攢

巇或急囀赴機或緩引趨節或洪纖共起或長短俱折意疑續而更斷謂當舉而忽垂聲憑林而逾厲響因風而益危

倉庚

說文曰離黄倉庚也鳴則蠶生

禮記曰仲春之月倉庚鳴

毛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又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又曰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又曰緜蠻黄鳥止于丘阿又

曰睍睆黄鳥載好其音又曰黄鳥哀三良也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

詩義疏曰黄鳥鸝鶹也或謂黄栗留幽州謂之黄鸎或謂之黄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黄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關西謂之黄鳥當椹熟時來在桑樹間皆應節趣時之鳥或謂之黄袍

賦魏文帝鸎賦曰堂前有籠鸎晨夜哀鳴悽若有懐憐而賦之曰怨羅人之我困痛密網而在身顧窮悲而無

告知時命之將泯升華堂而進御奉明后之威神唯今日之僥倖得去死而就生託幽籠以栖息厲清風而哀鳴

魏王粲鸚賦曰覽堂隅之籠鳥獨高懸而背時雖物微而命輕心悽愴而愍之日奄靄以西邁忽逍遥而既冥就隅角而歛翼春獨宿而宛頸歷長夜以向晨聞倉庚之群鳴春鳴翔於南甍戴鵀集乎東榮既同時而異憂實感類而傷情

晉王惲妻鍾夫人鶯賦曰嘉京都之鶯鳥冠羣類之殊形擢末軀於紫闥超顯御乎天庭惟節運之不停懼龍角之西頹慕同時之逸豫怨商風之我催

鷦鷯

爾雅曰桃蟲鷦其雌鴂俗名巧婦又曰鷦鷯剖葦又曰

鴟鴞鸋鴂

毛詩曰鴟鴞周公救亂也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詩疏義曰鴟鴞似黄雀而小啄刺如錐取茅為窠以麻紩之刺紩戳懸著樹枝幽州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西謂之戳雀

毛詩曰肇允彼桃蟲

爾雅曰桃蟲鷦也微小黄雀其雛化為蜩故俗語曰鷦鷯生蜩

焦贑易林亦謂桃蟲生蜩或云布穀生子鷦鷯養之

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

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客反見孟嘗君曰不知臣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夫子之才必薄矣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江濆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為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

賦晉張華鷦鷯賦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

啄木

臨海異物志曰啄木大如雀啄足皆青毛色正青翠鳥類也凡與啄木異種舌長五寸杪有刺針

詩宋袁淑俳諧集左氏詩曰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飢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於人唯志所欲性清者榮性濁者辱

晉傅玄詩曰啄木高翔鳴喈喈飄摇林薄著桑槐獵𤢖樹間啄如錐嚶喔嚶喔聲正悲專為萬物作倡俳當此

之時樂不可迴

鴛鴦

歸藏曰有鳧鴛鴦有雁鷫鷞

毛詩曰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之

魏志曰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鴛鴦何也宣對曰後宫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曰夫夢者意耳茍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黄門令奏宫人

相殺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鴛鴦鳥雄雌相類飛止相匹

列異傳曰宋康王埋韓馮夫妻宿夕文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夕交頸音聲感人

詩古歌辭曰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雝雝鶴鳴東西廂

晉嵇叔夜詩曰鴛鴦于飛肅肅其羽嗈嗈和鳴顧眄儔侶又曰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唼綠藻託身洪流朝翔

素瀨夕栖靈洲

賦梁簡文帝鴛鴦賦曰朝飛綠岸夕歸丹嶼顧落日而俱吟追清風而雙舉時排荇帶乍拂菱華始臨涯而作影遂蹙水而生花亦有佳麗自如神宜羞宜笑復宜嚬既是金閨新入寵復是蘭房得意人見茲禽之棲宿想君意之相親

梁元帝鴛鴦賦曰青田之鶴晝夜俱飛日南之鴈從來共歸雙飛兮不息自憐兮何極一别兮經年相去兮幾

千雄飛入玄兎雌去徃朱鳶豈如鴛鴦相逐俱棲俱宿

勝林鳥之同心邁池魚之比目朝浮兮浪華夜集兮江

沙萍隨流而傳岸網因風而綴花見虹梁之春色復相

鳴而戢翼蘭渚兮相依同盛兮同衰魂上相思之樹丈

生新市之機金雞玉鵲不成羣紫鶴紅雉一生分顧學

鴛鴦鳥連翩恒逐君

周庾信鴛鴦賦曰盧姬小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梁

何曾織錦未肯挑桑終歸薄命著罷空牀見鴛鴦之相

學還歌眠而淚落南陽漬粉不復看京兆新眉遂嬾約況復雙心並翼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乘風共飛詹几全開魏宮俱棲梓樹堪是韓憑若乃韓壽欲婚溫嶠顧婦玉臺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覺空牀之難守

陳徐陵鴛鴦賦曰飛飛兮海濱去去兮迎春炎皇之季女織素之佳人未若宋王之小史含情而死憶少婦之生離恨新婚之無子既交頸於千年亦相隨於萬里山

雞映水郁自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合會無勝比翼兩鴛鴦觀其哢吭浮沉輕軀瀺灂拂荇戲而波散排荷翻而水落特訝鴛鴦鳥長情真可念許處勝人多何時肯相厭聞道鴛鴦一鳥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見臨卭卓家女祇為琴中作許聲

鵁鶄

爾雅曰鳽鵁鶄

說文曰鵁鶄鳽也一曰鵁鸕

異物志曰鵁鶄巢於高樹生子在窟中未能飛皆銜其翼飛也

賦晉摯虞鵁鶄賦曰有南州之奇鳥諒殊美而可嘉生九皐之曠澤遊江淮之洪波既翦翼以就養遂婉孌乎邦家鵁鶄呈儀若刻若畫鸞頸龜背戴玄珥白班毛頳膺駮羽朱𦞦青不專紺纁不擅赤因宛點注希稠有適其在水也則巧態多姿調節柔骨一低一仰乍浮乍没或遊或舞繽翻倏忽若乃陽故多陰殊方相求見水則

喜睹火而憂

梁簡文帝鵁鶄賦曰飲三芝之淳露食六草之英芳似金沙之符采同錦質之報章紅毛覆臆翠鬣垂心浴波泳渚浮廣戲深臨高舞翮映淺弄音逐餘暉而顧景乘清吹而徽吟

鸂鶒

臨海異物志曰鸂鶒水鳥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詩齊謝朓詠鸂鶒詩曰蕙草含初芳瑶池暖晚色得廁鴻鸞影晞光弄羽翼

梁簡文帝詠飛來鸂鶒詩曰飛從何處來似出上林隈口銜長生葉翅染昆明苔

賦宋謝惠連鸂鶒賦曰覽水禽之萬類信莫麗乎鸂鶒服昭晰之鮮姿糅玄黄之美色命儔旅以翱遊憩川湄而偃息超神王以自得不意虞人之在側網羅幕而雲布摧羽翮於翩翻乖沉浮之諧豫宛羈畜於籠樊

白鷺

爾雅曰鷺舂鉏

毛詩周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詩義疏曰鷺水鳥也好所絜白謂之白鳥齊魯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楊謂之白鷺

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復有赤色者舊鼓吹音樂朱鷺曲是也

詩陳蘇子卿鼓吹曲朱鷺詩曰玉山一朱鷺萬里入王

纖欲向天池飲過繞上林飛金隄麗羽翮丹水浴毛衣

非貪葭下食懷恩自遠歸

賦宋謝惠連白鷺賦曰有提樊而見獻寔振鷺之鮮禽表弗緇之素質挺樂水之奇心

鸊鷉

方言曰野鳧甚小好沒水中南楚之人謂之鸊鷉大者謂之鶻蹄

爾雅曰鶅鴒鸎

賦晉張望鷺鷥賦曰余觀鷺鷥之為鳥也形貌叢茂尾翮憔悴樂水以遊隨波淪躍汎然任性而無患也惟鷺鷥之小鳥託川湖以繁育翩舒翮以和鳴匪窘惕於籠畜濺濟池沿容與河洲翔而不淹集而不留值汙則止遇澤則遊淪潭裏以銜魚躍浪表而相求萃不擇渠娛不擇川隨風騰起與濤回旋沉竄則足撥圓波浮泳則臆排微漣率性命以閒放獨遨逸而獲全

鷗

說文曰鷗水鴞也
倉頡解詁曰鷖鷗也
山海經曰玄股國其人食鷗
列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好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鷗鳥舞而不下
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渡海者以此

為候

詩梁何遜詠白鷗詩曰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何言異棲鳥雌住雄不留孤飛出浦溆獨宿下滄洲東西從此去影響絶無由

鵬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

幽明錄曰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大鵬雛文王厚賞之見鷹類

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雛東方朔識之

賦晉賈彪鵬賦曰余覽張茂先鷦鷯賦以其質微處褻而偏於受害愚以為未若大鵬棲形遐遠自育之全也此固禍福之機聊賦之云歎大鈞之播物啓塊化於天壤嘉有鵬之巨鳥攝元氣之夸象揭宇內之逼隘遵四荒以汎蕩

賛晉阮修大鵬賛曰蹌蹌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揺上征

精衛

山海經曰炎帝之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為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賛晉郭璞精衛賛曰炎帝之女化為精衛沉形東海靈爽西邁乃銜木石以填攸害

翡翠

爾雅曰翠鷸也

倉頡解詁曰鷸翠别名也

說文曰翡赤雀翠青雀也

周書曰成王時蒼梧獻翡翠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翠羽䎵

離騷曰翾飛兮翠曾又曰翡帷翠幬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翠鳥千數又曰燕刺王旦郎中侍

從貂羽黄金附蟬

廣志曰翡色赤翠色紺皆出交州興古縣

吳錄薛綜上疏曰日南逺致翡翠充備寳玩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輅金根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揺八雀九華加翡翠

楊孝先交趾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墮稍下作巢子生毛羽復益愛之又更下巢也

詩後漢蔡邕翠鳥詩曰庭前有若榴緑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脩容形廻顧生碧色動揺揚縹青

賦梁江淹翡翠賦曰彼二鳥之奇麗生金洲與炎山映銅陵之素氣濯碧磴之紅泉欽慧性及馴心騫頳翼與青羽終絶命於虞人充南琛於内府備寶帳之光儀登美女之麗飾雜白玉而成文糅紫金而為色專妙采於五都擅精華於八極

賛晉郭璞翡翠賛曰翠雀麋烏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懐璧其罪賈害以采

鵩烏

盛弘之荆州記曰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為鴞楚人謂之鵩

賦漢賈誼鵩鳥賦曰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孟夏庚子鵩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萃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鵩余去何之鵩乃歎息口不能言請對

以臆曰萬物變化固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沕穆無窮胡可勝言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孰知其極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

漢孔臧鴞賦曰季夏庚子思遁靜居爰有飛鴞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覯之歎然覽考經書在德為祥棄常為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

兹鵩鳥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道執真變怪生家謂之天神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所修棲遟養志老氏之疇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令勤劇

藝文類聚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九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陶鳴呵

藝文類聚卷九十三　唐　歐陽詢　撰

獸部上 馬 駒 駼

馬

爾雅曰馬膝上皆白惟馵馬後兩膝白者四骹皆白驓音繒四蹢皆白首俗呼為踏雪馬前足皆白騱音奚後足白翑音劬前左足白啓啓服也左白騎後右足白驤左馵易震為馵足騵馬白腹騵駵青色黑毛也驪馬白跨驈音述白州驠音燕尾本白騴

音晏尾白駺從尾句毛白也白達素縣素鼻莖面顙皆白惟駹迴毛在膺宜乘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在肘後減陽或作腹在幹茀方幹脇也在背闋廣音決光皆旋毛所在逆毛居馻音充馬毛逆刺者牡曰騭牝曰騇黃駵馬馬黃脊騝音乾驪馬黃脊騽音習青驪驎驒音陁今連錢驄蒼白雜毛騅黃白雜毛駓詩有騅有駓今桃花馬彤白雜色騢騢頳白馬白馬黑脣駩音泉黑喙騧淺黃色者一目白瞯兩目白魚又曰馬八尺曰駥絶有力曰駥

說文曰騀馬臥土中也

山海經曰犬戎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鬛目若黄金名曰吉彊乘之壽千歲又曰夸父山北有林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其中多馬又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白民之國白身被髮有乘黄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九代馬名舞盤作之乘黄即飛黄也淮南子曰黄帝時飛黄服皁又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臭如蘼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帶香令使馬或曰馬得之健能走

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乘蒼龍

周官曰凡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為馬天子十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南海輸駮馬

易說卦曰乾為馬為老馬為駮馬

毛詩曰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牧于坰野而史克作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

左傳曰宋人以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又曰魯莊公新作延廏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中分也春分出之秋分内之又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又唐成公如楚有兩疋驌驦又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後滅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又曰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志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之不為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又曰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疋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為馬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毫毛朱鬛目如黄金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

管子曰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仲曰意者君乘駮馬公曰然仲曰駮馬食虎豹故伏馬

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觔骨相也天下之馬者

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臯其相馬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

晏子曰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馬

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赦之

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

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陸而居此馬之真性也雖有儀臺路寢無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絡之連之以羈絆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荀卿子曰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不及之矣

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而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又曰兒説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之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乗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空辭則能勝於一國按實形不能謾於一人又曰如耳説衛嗣君君悅之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千金有千金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為人

用而鹿不為人用令如子雖辨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又曰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東敗失左驂自往求焉見野人殺將食之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遍飲之而去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汚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

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仰見伯樂之知己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黄華騮緑耳

孔叢子曰公孫龍以白馬為非馬或曰此辯而毁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頋受業久矣所不取先生者以白馬為非馬耳誠能去之則高請為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教矣

史記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君禮葬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椁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壙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為之奈何曰請為王言六畜之葬以壠竈為之槨銅鎜為之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之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知聞也又曰項王駿馬名騅常騎之及被圍於垓下乃悲歌慷慨為歌

曰力拔山兮氣葢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及至烏江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常一日千里不忍殺以賜公又曰冒頓圍高祖於平城所騎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龍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又曰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使壯士持千金及馬以請宛王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誅不肯與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遮攻漢使取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

數萬人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又曰初天子發書易卜也書以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又曰鄭當時以任俠自憙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賔客夜以繼日又曰王尊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從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遵躬率吏民沉白馬親執珪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又曰賈捐之上書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

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日行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來獻又曰石建為太僕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譴死矣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舉策數馬畢對曰六馬又曰萬石君謹慎見路馬必軾又曰馬高五尺九寸以上不得出關

西域傳曰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宛國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

東方朔傳曰騤騎難諸博士東方朔對曰干將莫耶天下之利劒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騄耳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曾不如跛猫

神異經曰西南大宛宛丘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緜絮纏頭腰小腹以避風病其國人不纏也

說苑曰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顧謂師曠

曰聞之霸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猬猬食鵕鸃鵕鸃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似駮馬今者吾君當驂駮馬以出乎平公曰然

淮南子曰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為衾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又曰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禍家富馬

良其子好騎墮馬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又詎知不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虜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

萬畢術曰馬毛大尾親友自絕

東觀漢記曰光武帝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者帝以馬駕鼓車又曰光武初起無馬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又曰聞武帝歌天馬治赤汗令親見其然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又曰明帝欲征匈奴竇固議曰塞外草美馬不

須穀又馬防曰宣帝時五將出征共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乃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又曰明德后曰吾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亦不譴怒但絶其歲用冀以嘿止讙耳又曰吳漢伐蜀戰敗墮水緣馬尾得出又曰桓典為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又曰上會諸將問破賊所得物唯李忠獨無所掠上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

衣物賜之又曰張湛為光祿勲帝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其失常乗白馬上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又曰馬援擊交阯謂官屬曰從弟少遊常哀吾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乗下澤車御欵叚馬為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盈餘但自苦耳又曰馬援於交阯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

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為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謹獻詔置馬德陽殿下又曰張奂字然明為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湳上奂馬二十疋奂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得入懷盡還不受又曰卓茂為丞相史常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矣茂曰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即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自得馬慙媿詣茂又曰廉范奔赴

敬陵時廬江郡椽嚴麟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愍之命從騎下車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即牽馬造謝而歸之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性剛烈初為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袁宏漢記曰第五倫為司空有人與倫千里馬者倫雖不取每三公有所選舉倫心不忘也然終以不用

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持刀睨之

桓譚新論曰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

蔡邕月令論曰問者曰七騶咸駕令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天子六馬種種一騶故六騶也

三輔決錄曰安陵有項仲山每飲馬渭水常投三錢

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乗馬不知牝牡

論衡曰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乗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又曰楊琁為零陵太守時桂陽賊起琁乃制馬車數十乗以囊盛石灰於車上及會戰從風揚灰向賊陣因鳴鼓擊賊大破之

風俗通曰疲馬不能度繩俗云馬羸不能度繩索或云不能度種菜畦塍也謹按齊有澠水裁廣三四步言馬之疲乃不能度此水耳又曰蝦蟇一跳八尺再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肅肅按蝦蟇無尾當言夏馬夏馬患蠅蚋掉尾擊之故肅肅也又曰殺君馬者路傍兒也言長吏養馬肥而希出路邊小兒觀之却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乗者喜其言驅馳不已至於死又曰馬一足俗説相馬及君子與人相足或曰

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足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足或說馬死賣得一足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為足與馬之相足耳

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朞年不得令人君考古籍以求賢亦不可得也

魏志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出左右將馬過平曰此馬相今日死及帝乘馬馬惡帝衣香齧帝膝帝怒殺之又曰濊國出果下馬漢時恒獻之

英雄記曰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如赴讎常乘白馬又揀白馬數十疋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以為左右翼胡甚畏之

曹瞞傳曰呂布乘馬名赤兎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

吳録曰孫堅討董卓失利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馬還營鳴呼軍人隨馬向草中乃得堅扶還營

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馬上津橋橋見撤丈餘無板權

躍馬超之得免

世說曰劉備之初奔劉表屯於樊城表左右欲因會取備備覺如厠便出所乘馬的顱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謂的顱曰今日厄何不努力的顱遂備意踊三丈得過

諸葛亮教曰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馬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白馬言汝當見一黄馬左目盲是吾

子可令駃行相及也須臾果逢盲黄馬赤馬果先鳴盲馬應之又曰騰黄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也

干寶晉紀曰桓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搜神記曰趙固所乘馬忽死固甚悲惜之問郭璞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竿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急抱將歸於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噓吸其鼻馬即起亦

不復見猴

怪志曰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奴死剖視之得一白鼈取諸藥內口中不死後有人乘白馬來溺濺之乃縮頭縮脚試取馬溺灌之便消爲水病者乃飲一升馬溺乃差又曰謝尚所乘馬忽死尚甚愛惜之時有夏侯弘自言見鬼神與言語尚初不信弘曰我能令馬活信通神不乃下牀去良久還曰廟神愛君馬令已請得還須臾衆人皆見馬從外來至死馬邊便滅死馬即活

襄陽記曰中廬山有一地穴漢時嘗有數百疋馬出遂因名馬穴吳時陸遜亦知此穴馬出得數十疋

長沙耆舊傳曰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

相馬經曰馬眼欲紫豔光口中欲赤色也

廬江七賢傳曰陳衆辟州從事揚州部有賊擊之多死衆請以威信取之因單車白馬往賊束身歸降遂生為立祠號曰白馬從事

詩漢天馬歌曰太一貺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又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逝崑崙天馬來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

古歌詩曰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刼義公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

晉劉恢詩曰東臯有一駿名曰千里駒絡首纏騣尾養

以甘露藥

梁簡文帝西齊行馬詩曰晨風白金絡桃花紫玉珂影斜鞭照曜塵起足蹉跎任俠稱六輔輕薄出三河風吹鳳皇袖日映織成靴遠江艫舳少遥山煙霧多雲開瑪瑙葉水淨琉璃波路廣拂青柳廻塘遶碧莎不効孫吴術寧須趙李過又紫騮馬詩曰賤妾朝下機正值良人歸青絲懸玉蹬朱汗染香衣驟急珂彌響跳多塵亂飛雕胡幸可薦故心君莫違又繋馬詩曰青驪沉赭汗緑

地懸花跡未垂青鞘尾猶掛紫鄣泥蹀足絆中憤揺頭

櫪上嘶紫闕如未息直去取榆溪又登山馬詩曰登山

馬間樹識金裝草合宜韉短影轉見鞭長何殊八公岫

暫上淮南王又和人愛妾換馬詩曰功名幸多種何事

苦生離誰言似白玉定是愧青驪必取匣中釧迴作飾

金羈真成恨不已顧得路傍兒

梁元帝賦登山馬詩曰登山馬遥遥小小馬纔通汗赭

疑霑勒衣香不逐風何殊隴頭望遥識祁連東又後園

看騎馬詩曰良馬出蘭池連翩驅桂枝鳴珂隨蹋䭾輕

塵逐影移香來知驟近汗歛覺風吹遥望黄金絡懸識

幽并兒又紫騮馬詩曰長安美少年金絡飾連錢宛轉

青絲鞚照曜珊瑚鞭依槐復依柳躞蹀復隨前方逐幽

并去西北共連翩

梁劉孝威和王竟陵愛妾換馬詩曰驄馬出樓蘭一步

九盤桓小史贖金絡良工送玉鞍龍驂來甚易烏孫去

實難麟膠妾猶有請為急絃彈

梁庾肩吾以妾換馬詩曰渥水出騰駒湘川實應圖來

從西北道去遂東南隅琴聲悲玉匣山路泣蘼蕪似鹿

將含笑千金會不俱

陳劉删賦得馬詩曰獨飲臨寒窟離羣思北風陳王欲

觀舞御史自隨驄邊聲隕客淚菓下益桃紅恒持沛丈

影解向平陵東

陳沈烱賦得邊馬有歸心詩曰窮愁邊馬肥向塞甚思

歸連鑣渡蒲海東古下金微已却魚麗陣將摧鶴翼圍

彌憶長楸道金鞭背落暉

陳祖孫登賦得紫騮馬詩曰候騎極樓蘭長城迥路難嘶從風處斷骨住水中寒飛塵暗金勒落淚灑銀鞍抽鞭上關路誰念客衣单

陳王由禮賦得驄馬詩曰善馬金覊飾躡影復凌空影入長城水聲隨胡地風鞚歛青門外珂喧紫陌中行行若不倦唯當御史驄

賦䝱應德璉慜驥賦曰慜良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

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當世之莫知赴玄谷之漸塗兮
陟高岡之峻崖懼僕夫之嚴策兮載悚慄而奔馳懷殊
姿而困遇兮願遠迹而自舒思奮行而驤首兮叩纆絲
之紛挐牽繁轡而增制兮心慉結而槃紆涉通逵而方
舉兮迫輿僕之我拘抱精誠而不暢兮鬱神足而不攄
思薛翁於西土兮望伯氏於東隅願浮軒於千里兮曜
華軛乎天衢瞻前軌而促節兮顧後乘而踟蹰展心力
於知已兮甘邁遠而忘劬哀二哲之殊世兮時不遘乎

良造制銜轡於常御兮安獲騁于遐道

晉曹毗馬射賦曰奔電無以追其蹤逸羽不能企其足狀若騰虬而登紫霄目似晨景之駭扶木體與機會動躡驚風於是抗孫陽之轡彎繁弱之弓輕足鬱其雲合妙手於焉爭雄

晉傅玄乘輿馬賦曰目若曜星符采橫發高顛懸日雙壁象月頭似削成鬣如鬢髮延首高驤擢足軒跱氣益青雲勢淩萬里九方不能測其天機秦公不能究其妙

理又馳馬射賦曰何逸群之奇駿生濛汜之遐濵附南方以定位表天駟於三辰儀乾行之剛健憑坤厚以託身豈驥德之足慕睎萬里之清塵

宋顏延之赭白馬賦曰昔帝軒陟位飛黄服皁后唐膺籙赤文候日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魏德楙而澤馬効質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異體峯生殊相逸發鑒穆武憲文光振民隱修國章

宋謝莊乗輿舞馬賦應詔曰日晷呈祥乾維效氣賦景阿房承靈天駟既秣芑以均性又佩蘅以崇躅卷雄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燭覯其雙璧應範三封中圖玄骨滿燕室虛陽理競潛策紆汗飛赭沫流朱至於肆夏已升采齊既薦始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睨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寫秦垧之弭塵狀吳門之曳練夫蹀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攄歷岱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阪夕歸風於北都尋瓊宮於

倏瞬望銀臺於須史

頌魯國黃伯仁爲龍馬頌曰夫龍馬之所出丁太蒙之荒域禀神祇之純化乃大宛而再育資玄螭之表像似靈虬之注則奪騕裹之體勢逸飛兎之高蹤兼驥騄之美質豈驊騮之足雙耳如劉筩目象明星雙壁似月蘭筋參情

贊晉郭璞馬贊曰馬出明精祖自天駟十閑六種各有名類三才五御駑駿異轡

周庾信秦穆公馬贊曰駿馬遇盜秦君不瞋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隣兵向國窮寇侵秦于時大盜還作功臣

狀宋顔延之天馬狀曰降靈驥子九方是選白驤朱文綠虵紫燕水軼鶩(鶩)尾陸越飛箭遇山爲風值雲成電

表魏陳王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馬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敎令習拜今輒已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奉獻

啓梁元帝謝晉安王賜馬啓曰繹武媿仲都遂蒙大驪

之錫儒謝春卿空須名馬之賚故以取方驎友自足龍媒不待景公婉如齊晝無勞馬援翻等漢銅豈有滅没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驥猶深戀主刋伊伏櫪彌結懷恩

梁邵陵王謝令賚馬啓曰連翩絶景沃若追風超渥水之形踰大宛之狀荷傅西蕃將達宮闈無任城之氣勇降東平之嘉錫何以揚名沙漠仰稱隆慈戀德銘心矚恩雨淚

梁劉孝威為皇太子謝勑賚功德馬啓曰伏惟忘我循物屈己濟民該天地而大捨揔日月而為施既脱軛於金輪又解驂於紺馬出余吾之水服騊駼之庣名高夏后之龍價倍田方之驥謹當秣以柏葉飴以丹棗加之

玉鞍飾之金絡

梁劉孝儀謝豫章王賜馬啓曰出自北冀來從東道儛越兩驂驅同八駿循坂且厲無復良樂之鳴長楸可走不假幽并之策

周庾信謝滕王賚馬啓曰柳谷未開翻逢紫燕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憔長驅金埒

周王襃謝賚馬啓曰邊城無草來自東南塞外饒沙經從西北漢時樂府偏愛權奇晉世桑門特憐神駿黃金作勒足度西河白玉為鐙方傳南國儻逢漢帝仍駕鼓車若值魏王應驚香氣

書魏文帝與孫權書曰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遺吾纖驪

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令故以付徐奉往此二馬朕之常所自乘甚調良善走數萬足之極選者乘之真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有之耳

梁元帝荅齊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足龍媒聲齊騕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鏤衢光含兩月纓縈紫縷

色麗雙絲方嗤晉后恒乘鄭國之駟吏鄙曹君經餉蜀
王之馬又書曰於戲馬之為用遠矣大矣斯所以乾為
脊馬震為馵足有是哉有是哉何則泮渙而馳可以及
日躊躇而蹀可以追風赤兔之騰聲的顱之濟主陳王
有熠羈之說班生有韁絆之談抑聞斯美遠勞此費懷
哉懷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璧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

騊駼

爾雅曰騊駼北野之良馬

山海經曰北海内有獸焉狀如馬名曰騊駼

史記曰匈奴奇畜則騊駼

贊晉郭璞騊駼贊曰騊駼野駿産自北域交頸相摩分背翹陸雖有孫陽終不在服

藝文類聚卷九十三